

“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艺 反革命言行摘录

(批判“四人帮”参考材料之七)

RWT11/2288/01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大批判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

毛主席语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警告王张江姚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目 录

一、背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 1、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无耻吹捧反党分子江青…………… 1
- 2、封锁、篡改和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和指示……………12
- 3、剽窃文艺革命成果，贪天之功为己功……………28
- 4、大搞崇洋复古，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35

二、把持文艺界，以我划线，实行法西斯

专政

- 1、蔑视群众革命文艺……………43
- 2、扼杀革命文艺作品……………46
- 3、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62
- 4、肆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植亲信死党，腐蚀文艺战士……………68

三、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搞乱

- 1、文艺与政治……………76

2、关于文艺与生活·····	80
3、关于普及与提高·····	85
4、关于“二百”方针和文艺批评·····	87
5、关于创作方法·····	90
6、关于古为今用·····	91

四、反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 妄图掩盖他们自己三十年代的丑史

1、肆意歪曲鲁迅的革命精神·····	97
2、破坏鲁迅著作的出版、注释和研究工作·····	101
3、他们自己在三十年代反鲁迅、反革命的丑史·····	109

五、利用文艺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1、利用文艺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华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119
2、利用文艺制造反革命舆论，迫不及待地企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147

一、背叛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1. 否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无耻吹 捧反党分子江青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三十多年来，如何对待《讲话》始终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也是首先把矛头对准《讲话》。他们否定《讲话》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抹杀《讲话》发表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和取得的伟大成绩。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公然说什么无产阶级文艺“从总的讲，是从六三年开始”，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文艺的“创始人”、“文艺革命的旗手”。

《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

“四人帮”妄图篡改历史，竟捧出江青在一九六四年的

一个《谈京剧革命》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讲话》分庭抗礼；并心怀叵测地提出了一个“以京剧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口号。甚至无耻地吹嘘：从一九六四年，才开始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他们用偷天换日的卑鄙手段，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历史一笔勾销。在我国，则否定毛主席对文艺革命的领导和光辉实践，否定鲁迅，把江青捧为“旗手”，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青有两顶大红帽子：一顶是‘杰出的女政治家’，一顶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这两顶红帽子，是谁送给她的？是林彪。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捧江青：“她（指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她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林彪说：江青“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过去“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的一个万人大会上登台了。老牌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竟无耻地将江青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的诗人但丁和我国“五四”运动时的鲁迅。此后，陈伯达又在另一次会上说什么：“京剧革命成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在这场攻坚战中，英勇的旗手就是江青同志。”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陈伯达吹捧江青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志一起，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红旗》一九六七第八期

为了把江青捧为“文艺革命旗手”，张春桥狂喊：“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是江青“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纪元”。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姚文元吹捧江青说：“她所领导和发动的京剧革命、其他表演艺术的革命，攻克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动文艺的最顽固的堡垒，创造了一批崭新的革命京剧、革命芭蕾舞剧、革命交响音乐，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红旗》一九六七第九期

林彪为江青“晋级”，她感恩戴德，不负林彪的提拔，亲自炮制了一个“祝××××身体健康”的口号，作为回敬，流毒全国。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江青捧林彪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把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都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江青自吹为：“三十年代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在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既迫害鲁迅，也迫害我。”

“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江青自我吹嘘说什么“样板戏”是她抓起来的：“我每天忙着无产阶级文艺”，“京剧改革，我费了不少心血，把身体搞坏了”。大吹她在文艺战线上如何地斗争，把自己装扮成“文艺革命的旗手”。还胡说什么她是“受压的”，搞文艺革命没人支持，“只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支持”。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

江青为了标榜自己是“文艺革命的旗手”，逢人便吹，遇会就讲，说什么她是“流动的哨兵”，“是全心全意地搞这个戏剧革命、音乐革命”的。

《天津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从对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到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这历次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斗争，都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江青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捞取政治资本，肆意歪曲历史，把批判《海瑞罢官》说成是没有毛主席支持的情况下，由她来“领导”的。对以前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她也采取虚无主义的手法进行诋毁，说什么：“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

江青经常恬不知耻地胡诌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造反派头头就听我的话”。她还吹嘘：“文化大革命我废寝忘食地工作，把身体搞垮啦！”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反党分子江青敌视《东方红》。

一天，在虎头山上，（大寨大队）宣传队演奏《东方红》。江青听到歌声后竟气急败坏地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唱《东方红》？我把它听烦了！”……这不只说明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厌恶，更说明了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毫无感情，暴露了她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的反动嘴脸。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期间，江青极端反动地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无耻地吹嘘自己说：“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我还留下二十几个戏。”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江青在天津胡说什么解放军军服上的“红旗、红星是我争取来的”。

《天津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天，江青到大寨供销社买东西，买了东西，她不走，把售货员叫在一起，大讲起母系社会来。她说：“母系社会是有妈没有爹的，是女人掌权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还会是女人掌权！”江青买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参观的人围在门口看，有的同志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就把人劝走了。谁知这个老妖精知道后，大为不满地说：“你为什么把人都赶走了？我来就是叫人看的！我到别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看嘛！”

去年江青到大寨，拍了很多照片，也送我（按：郭风莲同志）几张放得很大的彩色片。她送的，我都没挂，从我们县里的同志照的相片中选了一张比较小的挂起来。今年她又到大寨，有一天跑到我家里，见墙上挂的照片中，周总理三次到大寨的照片多就生了气。立刻拉下脸来问我：“我给你的照片为什么不挂起来！”我见她又要发泼，就说：“你送的那照片，我和你一起照的，我一个年轻人，把照片放那么大，又是彩色的，挂起来怕不合适。”她才不提这件事了。

《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江青口口声声说：“我代表毛主席”、“毛主席叫我怎样”，硬要把自己打扮成“战友”“学生”。但是，她的行动却说明，她是一个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的敌

人。九月五日晚，中央紧急通知她返回北京。江青本来知道毛主席病危，却象没事一样，照样又说又笑，又打扑克，工作人员用了两小时的时间把她的东西装起来运走了，她还继续打了半小时扑克，一切照常，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这就是自称“学生”、“战友”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真实感情！

《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江青到处吹嘘自己是什么“中国左派的领袖”，叫别人向她学习，拜倒在她面前。有一次还让一个人在宴会上朗诵长诗，要“永远跟着江青战斗”。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年九月，江青窜到大寨；自称：“我代表伟大领袖”，“我是中国的左派领袖。”

《山西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

今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病危中，江青又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含沙射影地攻击敬爱的华国锋同志，攻击党中央，同时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说她“青少年时代就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九一八’以后就不愿作亡国奴，起来奔走呼号”。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年十月一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无耻自吹：“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江青在今年十月三日突然窜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五日，又强行调回这个厂制造的内燃机车，牵引她的火车专列，让厂里干部工人在车上和她一起“座谈”。她不知羞耻地说：“你们相信我，是信任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就参加了。除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我是主席的哨兵。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北京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人帮”还通过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炮制了《京剧革命十年》一文，捏造了所谓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这一谎言。

《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在《京剧革命十年》这篇毒草中说：“这一重要讲话（按：指江青的黑文《谈京剧革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宣战的檄文。十年来，它一直鼓舞着革命文艺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的胜利进军。”

《红旗》一九七四年七期

“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的文章说：

“肩负着历史的使命，马克思主义者（按：指反党野心家江青）率领一批革命文艺战士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同时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

《红旗》一九七四年七期

“四人帮”利用一些文艺团体为交易会演出的机会，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事先统一规定宣传口径，以外宾座谈会、报告会、写文章、发简报为名，大肆吹嘘演出的剧目是在江青“呕心沥血培育下诞生的”，吹捧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对待一些文艺团体演出的态度，就是对江青的态度，是“路线问题”。

《南方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江青疯狂地对抗党对文艺的领导。

江青认为她就是党，党就是她，文艺领导大权应当归她一人掌握，文艺界的一切都应当由她说了算。她说哪个剧种“失去了”生命力，哪个剧种就不能再出现。一切作品，是好是坏，都得由她裁决，谁要不赞成，谁就会连人带作品一起完蛋。就是毛主席说的话，她也疯狂咒骂和反抗。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

江青打着代表毛主席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而且公然宣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则声嘶力竭地喊“紧跟江青干革命”，“跟着江青就是跟着党”，竟举杯祝江青“万寿无疆”。江青俨然成了“四人帮”一伙顶礼膜拜的“现代女皇”。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的同志揭发说，“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无限忠于江青”的教育，“培养对江青的感情”。他们令人作呕地提出，“要把这种感情的培养贯穿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吹嘘江青的所谓“功德与关怀”，考场上贴江青的“语录”，学生有

了什么“错误”，也要检讨“对不起江青”。在“四人帮”的眼里，哪里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

《新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江青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把文艺界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江青明目张胆地对人说：“你们的直接领导是我，春桥、文元，任何人不得插手”，“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妄图把文艺领域搞成“四人帮”的独家天下。

《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青下令，我们一些文艺单位的工作要定期向她汇报，不要向周总理汇报，并叫嚷什么“只能有一个中心”。老投降派张春桥更是露骨地说：“你们不能听别人的，只能听江青一个人的”，公然把他们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文汇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这位“太上皇”到她所控制的文艺团体去时，一定要人家夹道欢迎。她得意洋洋地拍手，学着慈禧太后的口吻说：“孩子们，我来看你们了！”这个女戏阔不但想当武则天，还想做慈禧太后。她早就包藏祸心，妄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新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北京拍电影时，江

青就说“你们在北京拍电影，由我亲自管”，并说：“只能有一个中心”。张春桥马上献媚说：“样板团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只归江青同志一人管”。他们还恶狠狠地说：“其他人一概不许插手”，去年初，江青还扬言“样板团我还是管的”。还规定我团（上海京剧团）每月要给江青一伙写汇报，逢年过节还要写贺信，要向江青“问好”，“致敬”。“四人帮”一伙还反复鼓吹，“你们要为江青争气”，等等。

《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四人帮”在文艺界散布什么要“跟着首长（江青）闹革命”，“团结在首长的周围”。

《安徽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七五年三月国家计委电影电视工业办公室召开的电影胶片印染法座谈会与江青没有直接联系，也根本不需要她参加。但她得知消息后，由王洪文鸣锣开道，要求立即接见会议代表，到会后，她恶狠狠地说：“这次会议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呢？我从一九六八年宣布保定电影胶片厂实行军管开始，这七、八年我一直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她还大肆美化自己：“我每天都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天不是看大的——电影，就是看小的——中央文件。一九七四年春节前感冒了几天，也一直坚持工作，从来没有过假日、星期日，从来不知休息。”她还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我是在做一个实践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垫脚石’工作，当‘垫脚石’就不能怕别人踩……。”她还当场大出风头，显示自己的权威，问中南海印刷厂印刷的一本书拆版了没有，如没

有拆掉，这本书马上再印，赠送给会议代表每人一本，以此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辽宁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

江青把自己凌驾于党和毛主席之上，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她千方百计不让山东省委领导山东省京剧团。名义上山东省京剧团由山东省委代管，实际上“四人帮”根本不让管，一管他们就抓“黑手”，抓“后台”。江青曾不打自招：“样板团的缺点，只能我批评，别人谁也不能批评。”把剧组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变成江青的“家天下”。

《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 封锁、篡改和对抗毛主席的

批示和指示

“四人帮”以革命导师的“学生”、“战友”自居，其实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马列的书在，毛主席的书在，他们根本不好好读。在他们的案头上，毛主席的著作积上了厚厚的一层灰。他们还恶毒攻击革命导师的著作“当时是对的，现在看来不行了”。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江青及其亲信在《毛主席诗词》中砍去有关杨开慧烈士的一条注释的罪行。